

桃花峪

虞 棘 著



我跟小金子他媽結婚有一年多了，俺們兩口子，家里家外的有事都商量着办，从来也沒吵过嘴鬧过架。亲戚朋友們都說：李二發好眼力，挑了个好对象。

說实在的，她在俺們村的妇女里头，哪方面也都說得过去。講劳动：地里活家里活，哪样兒也能拿得起放得下，大秋的时候一天也掙十几个工分呢。論脾气：口快心直，爱說爱鬧，老一輩少一輩里沒有她說不上話来的人。就是嘴头子厉害点兒，嘮叨起来沒有完，不理她也就算了——誰还能沒点小毛病！身材嘛，也不能算个窈窕人兒，可这又不是讓她去参加剧团唱歌跳舞的呀！庄稼人講生得是身强力壯，膀大腰粗又有什么关系！

她本来是一个寡妇，从前的丈夫叫張庆，七年前鬧伤寒病死了，撇下个小金子才剛学着說話，她帶着孩子一直守了五六年寡。前年冬天，我复員回来，經過她的远房叔公公老張泰的介紹，倆人見了几面，越說越对脾气，轉过年来就結了婚。

小金子也真是個机灵孩子，起初还有点不大慣，現在俺們爷倆兒簡直像亲生父子一样，一天离开眼兒也不放心呐。

去年夏天，小金子上学了，我現到区上供銷社去給他买了制服、球鞋、書包、石板……也給他媽扯了一丈多花布。我这样想：年輕的时候她家里穷，前几年又守寡，現在也該

讓她打扮打扮了。東西拿回家來，別看她嘮里嘮叨的嫌我化錢多了，從眼神里我可看出來她是打心眼兒里高興呵——這一點是瞞不過我去的！

秋後，有人買上了縫紉機，她時常在我跟前宣傳，沒等她提，我就滿口答應：到春天用復員費去給她買架頂好的。

誰料想，就為這架縫紉機的事，今年正月里俺倆鬧了個不像話，嘿！差一點她要跟我打離婚呢。現在一提那回事，她就不讓說，我也覺得很對不起她。

那回鬧別扭，看起來是為了縫紉機，細說起來，事情可就複雜了。

從哪兒說起呢？

我还是先把俺們這一帶的地勢講清楚吧，它和這回事情有很大的關係。

俺們這條山溝，統叫桃花峪。俺那個村緊在峪口上，單叫桃葉子；其餘峪里的大小村庄，無論是張村、王村、李村、趙村……村名兒前頭一律帶着“桃花”兩個字。

也真是名副其實！每年春腰花開的時候，俺們這一帶臥牛山簡直像擦上了胭脂，紅噴噴的一眼望不到邊，比畫上畫的還好看哪！

別看花兒這么好，桃兒結得可是又小又不甜。听老人們講，這里面還有個故事呢。

他們說：當年孫悟空大鬧天宮，偷了王母娘娘七十二個

蟠桃，吃了七十一个半，剩下半个，扔了舍不得，吃又吃不下，一看俺們这条环河的水好，就把它种在河西边，还打發牛魔王来看管它。誰知道老牛喝足了环河水，一来就躺下睡着了，老牛的身子大，挡得河水过不来，桃兒也就沒結好。过了三千年，猴兒饑了，跑来一看，气得朝着牛脖子底下咬了一口，又踢了老牛一脚，勁太猛，連环河都踢得往东弯下去了。猴兒还罵老牛：你就在这兒睡死吧！老牛再也沒爬起来，就变成了俺們这臥牛山，牛脖子底下那一口，人們就叫它“猴兒洼”。

这些故事，要叫永福老爷爷講起来，三天三夜也講不完，不过，連他自己也不信真会有这么回事。

桃兒結不好，俺們这里种庄稼倒是好收成。唯有那片猴兒洼，提起来可真是伤腦筋。

这片洼，隔着俺們村有八、九里地，离桃花張家不远，大小足有一千五百亩。这地方，涝雨天插不进脚去，天旱了它又比哪兒都干——地里的泥疙瘩搬出来理牆都行。高粱秆兒頂多長得指头来粗，好了打二百斤，不好連种籽都收不回来。

記得有一年雨水合适了，猴兒洼的庄稼又比哪塊地長得都好：苞米有七、八尺高，長倆棒兒的有一半，哪个棒兒也打二斤。有人就說它“十年九不收，收了吃九秋”。也有人根本对它就沒指望，說什么“除非猴兒不饑桃兒吃，它才能收成”。可也有人想过：要能有水的话，把它改成稻田，那种鉄杆庄稼可是十年十收呵。

可是，水从哪里来呢？

水的问题，在俺们桃叶子村还是初级社的时候，我跟社主任李前就曾经想过，不过，想的可不是那片猴儿洼。

那是去年秋天的事。

有一天，李前找着我說：“二哥，你在部队上走南闯北的见过大世面，懂得许多新问题，来家这大半年，社里的情况也摸透了，你就担任社里的计划委员吧！”

这怎么行哪！我想：虽然自小是在这块土上滚大的，可是到底参军五六年了，农桑上的事有的扔下了，有的还没学会，这叫我怎么计划！在部队上顶多也不过管管百十号人的伙食，还凑付着办，这可是四五百人的合作社呀，怎么能计划得了！还是让我老老实实地当个社员，下地生产，吃苦耐劳，咱还能不服从领导吗！

任凭我怎样解释，李前也不听。他在管理委员会上一提議，大家又都赞成，区里也批准了。我又想：服从组织分配，这一条管到哪兒也得遵守呀！不会干，就学哩！离开部队的时候，团首长不是也嘱咐过：“要发扬革命军人的光荣传统，争取在农业战线上立功”吗！

李前在社员大会上一宣布，大伙儿还欢迎我登台讲话呢！糟糕！参军这么些年，講起话来还那么结结巴巴的，說不上兩句就冒大汗，真差劲！会后，李前还跟小金子他媽开玩笑說：“二嫂子，今后二哥經常得大半夜才回家，你可別有意見噢！”那时候，她刚过門不久，只是笑了笑，沒說什么，要

是現在，哼！凭她那嘴头子，可也够李前这小伙子受的！

社里讓我作的头一个計劃，就是想法把东山口那三百多亩旱地改成水田。

那地方一共有四百多亩地。南边的百十亩，貼着环河汉子，早就改成稻田了——一亩地哪年也打个一千三百上下斤。剩下三百多亩，越往北地势越高，上不来水，一直还在种高粱。

研究了多少回，李前和我想从环河拐弯的地方挖条大溝，順着臥牛山的东脚下来，别看有八九里長，水可足够用的。永福老爷爷常講：“上有天河，下有环河，天河干不了，环河就淺不了。”別說三百亩，往南再有个千兒八百的也够澆的。

計劃提出来，社員們都同意。党团员一带头，十冬腊月里就动了工，到年底已經从河边挖出了一里多地，快到牛脖子东坡了。

那时候，桃花張家的人們說：“該着你們桃叶子过好日子，好事都叫你們想尽了。”李前給他們的回答是：“別着急！这个‘問題’嘛，等并了社，大伙兒一齐使劲，把牛脖子开开，你們那兒不也就有水了嗎？”

二

春节以前，俺們这桃花峪高級农業生产合作社成立起来了。社主任选的是桃花張家的老張泰——就是給我介紹对象的那个人。

說起这个老头兒来，可真不简单。他在俺們这条峪里，

庄稼活哪样也数一数二，真算得上一把好手。年青的时候，力气大，嗓门粗，吆喝一声，莽牛都得打颤；两口袋粮食往肩膀上一搭，脸不红气不喘，把腰一抹就搬走了。别看现在他五十多岁了，跟他一块下地，年青小伙子也



得紧忙活。要说他的脾气嘛，可也有点儿倔拗！轻易不讲话，讲出来就不改口，说一不二，不大爱接受意见，脸上又从来没个笑的时候，年青人都有些怕他；可是管谁又说他是个人。他想不通的事，要叫他点头那比登天还难；不过，他也并非死不讲理，只要能说得他心服口服，那干起来也比谁都坚决。他想事想得细，办事也办得公，为大伙儿的事从没有三心二意，又是俺们这块儿第一个带头办社的，这次选上他，各村都满意。

全社人口连老带少的五千挂零，劳动力也不少，分成十几个生产大队，数着俺们桃叶子这个队的劳动力多，队长又选上了李前。

社里还成立了计划股，我这个计划委员也随着初级社转到高级社来了。好家伙！又是农林、牧畜，又是水利、副业，样样要规划，事事得安排，比初级社可大不相同了。

社一成立就忙着訂計劃，老張泰和俺們好多人，一宿一个大半夜，連年都沒顧得過，變過來變過去，別的事情還都好辦，一碰到水的問題可就出了岔子了。

旧历灯节的那天下午，有人提出來桃叶子開的那條溝是不是還接着挖？從這兒引起，慢慢扯到猴兒洼的問題上了。

大家核計了一下：桃叶子溝再用一萬五千工就挖出來了，能澆稻田三百畝，增產二十萬斤不成問題；要能把猴兒洼再改成水田，那就又可以增產一百萬。提到收入，都說不小；一想起水來可也個個搔頭。桃叶子溝的水倒夠用，就是往北上不來。想來想去，只有把“牛脖子”開開。不過，那麼老寬老大的山坡，究竟得用多少工？三萬、五萬、兩萬五！誰也說不出個准數兒來。

這時候，我提議趕快找人測量，用的人工少，兩條溝就一齊動手；忙不過來的話，就把桃叶子那條先放一放，秋後再說，好在它還沒挖到牛脖子，也能用得上。

我這個意見提出來，馬上就有人贊成；有人搖頭。也有的看看張看看李，不知道該說什麼好。贊成的人越說越有勁，反對的，道理可也蠻多。

起初，大伙兒談得還都心平氣和，後來，你一言我一語，不知不覺地分成了兩派，各有各一套，誰也不服誰，七嘴八舌，嗓門兒越說越高，一會兒，吵得房子蓋都快給頂起來了。

老張泰可一直眯縫着眼，癢着嘴，叨着個煙斗，支支啦

啦的一袋接着一袋地抽，干捋胡子不吭声。直吵到下半晌，他才把烟油子挖了挖，吹了吹，洒了洒，慢腾腾地开了腔。他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！今天过十五，大伙儿早一点回去吧！明天再研究。”说完，他爬起屁股来就走了。

大伙儿怔了一下，議論着：他到底贊成哪方面？

我也想，他要是贊成嘛，早就該發言了；可是他也沒說反对呀！这老头兒，真怪！他要不想說的話，秤鈞兒也釣不出来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一面走一面还是想。

剛走出村头，老远看見离猴兒洼不远的那棵大树旁边站着两个人。一个是男的，看后影像是李前。这小伙子，再远我也能認出来。那女的是誰呢？大冷的天他們在那兒嘀咕什么？唔！想起来了，听小金子他媽說过，小伙子正跟老張秦家的小凤談恋爱呢。

我要走过去，他倆准得散，誰沒过过年青的时候，还是讓人家多談一会兒吧。我找了个牆角避風的地方，就蹲下抽起烟来。抽了沒几口，又想到：李前这小伙子一定会贊成开牛脖子的。

他可不像有些人那样，一步挪不了二指，平地都怕摔跟头。他的思想来得快，凡事跑在头里，要强、好胜，哪方面也不肯落在后面。前年俺們社赶不上桃花張家收入的多，气得小伙子三天三夜沒睡觉，飯到口都吃不下，左計劃右計劃，去年到底赶上了。老張秦要有这样的女婿，也該称心滿意了。

再說小伙子的體格也棒，長得又挺瀟灑，小時候大伙兒愛逗他，都叫他“小武生”呢！別看他常和些老嫂子們斗嘴磨牙的瘋打瘋鬧，跟大姑娘小媳婦說起話來，可從來是規規矩矩，沒有嘻皮笑臉的時候，他跟小鳳搞戀愛，這還是頭一回吶。

小伙子唯一的毛病是自己管的抓得比什麼都緊，對別人的事可不大關心。為這個，青年團里批評過他，我也常給他提醒兒。

他還有個口頭語，說起話來不是“這個問題”就是“那個問題”，特別是開大會講話，那“問題”“問題”的就更多了。有一次，小金子他媽給他數過，兩袋煙的工夫說了就有三十六個“問題”呢。有些愛和他開玩笑的人，見了面就說：“主任吶，又有什麼‘問題’啦！”——他可也不在乎這些。

小伙子跟小鳳兩個，配起來也實在合適。她也是青年團員，挺進步的，高小畢業了，又到縣里受過訓，現在正研究改良俺們這兒的桃種哩。老張泰只有這麼個獨生女兒，他老婆常說：誰要跟俺小鳳結婚，就得搬到俺家里住。大伙兒還跟她逗樂兒：大爺，現在用不着招養老女婿羅！

也許他們倆正在商量這回事吧，我扭回頭去一看，好！倆人倒坐下來了。我身上凍得直打哆嗦，可不能再等了。走到離他們不遠的地方，只見倆人低著頭，都拿著根干樹枝兒，也不知道在地上划拉些什麼。看樣兒，好像他們一點也不覺著冷哩！

我咳嗽了一声，他俩抬头一見是我，連忙站了起来，小凤又赶快往旁边斜退了几步。李前迎着我說：“二哥，才回家吃飯呐！”靠跟前，小凤又問我：“二哥，吃飯了嗎？”俩人說在兩岔里，反正都是找話說。

我問他俩：“是不是商量着要办喜事呀？”

李前笑嘻嘻地說：“是呵！”小凤急得臉緋紅，撇了他一眼，忙說：“不，俺們在研究团的工作呢！”李前想改嘴，可是沒改好，他也說：“对，对！也研究了点兒工作‘問題’呀！”

玩笑开过了，我就把开会的事跟李前講了講，果然是沒等我說完，他就嚷起来：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这个問題，我早就贊成了！”又說：“要办可得快办，咱們爭取兩条溝同时放水，看誰干得快！”看他急得直搓手，好像立刻就要动工似的。

小凤也不那么羞羞答答的了，往前湊了湊，对我說：“二哥，测量的时候，讓我也跟着学学吧，对我的工作也有帮助呀！”

我說：“好！本領学到身上，再多也压不着。”

李前又問：“开牛脖子这个‘問題’，俺張泰大叔是什么意見？”守着小凤不好講別的，我只說：“他也許会同意吧。”

小凤接着問：“怎么，他沒說嗎？”

我說：“回家你再問一問，我想，他会同意的。”

說了一会兒，我一看村里都掌灯了，就对李前說：“天

不早了，都該回家了，路上黑，你送一送小凤吧！”

李前答應說：“好！”小凤嘴里說不用，自己可也不先走。

回到家里，小金子和他媽還等着我一塊兒吃餃子呢。

小金子他媽一面煮一面牢里牢騷地說：“成天价忙得年不像年，節不像節的，自己不怕累，也不讓人家大伙兒閑着。只會說事情多呀多呀，可就忘了一晚上一晚上地嚷着傷口痛啦！”

讓她牢騷去吧，我裝作沒聽見，一會兒也就好了。

吃完了飯，小金子一頭鑽到我怀里，又讓講故事——還得要打仗的。“蘑菇”了半天，只好又把我那些老掉牙的故事重復了一遍。起初，小家伙還使勁攥着我的手，問長問短地直打听，不大一會兒，他的上眼皮就跟下眼皮打起架來了，打了幾個盹，手一松就睡着了。

我跟小金子他媽也把牛脖子的事講了講，她也很高興。她說：“想起從前，猴兒洼那里的地，真能把人氣死：種吧，不夠工夫錢，扔了，又怕它就在那年要收成。”又說：“你們干部們真能把它改過來，那可是給老百姓办了件好事，誰還能不擁護！”我提到老張泰，她也說：“他對那些地方可摸透了，他要說行，就准能办得到，說不行那也准是不行，听他的話錯不了。”

一會兒，她先睡了，我可總是睡不着。想到要先在黨內把意見統一起來才好。老張泰和我又都是總支委，沒有不能

說的話，也問問他，今天我這意見是不是提得太早？

我翻來復去地想，直到鷄叫頭一遍，——看他娘兒倆睡得倒是挺香的，小金子連爬起來撒尿都不睜眼哩。

三

第二天開了個鄉總支委員擴大會，吸收了一些昨天參加過討論的人。工作組新來的吳同志也參加了會。

今天，老張泰可是頭一個發言的。他是不說則已，一說就像黃河開了口子，堵不住截不住，一套接着一套，誰也別想打岔。道理講了一大車，說來說去，反正是牛脖子不能開。

他說：“牛脖子那地方，從前我就親自去一步一步地量過，東西有半里寬，這還不說；兩邊的山坡又不一般高，東大西小——乍看起來差不多，仔細量一下，你們就知道了。我盤算了好些日子：挖淺了上不去水，深了它又過不來。這問題解決不了，說得再好也沒用。

“剛一辦社的時候，我也想過：安上台抽水機，可也能行。錢呢，到縣里去貸筆款，大伙兒再少湊一點兒，也就解決了，河東礦上也答應從他們那兒拉電綫。還有這樣的好事嗎？可是，我一跟大伙兒商量，磨破了嘴皮子，誰也不出錢。單干戶又在旁邊說風涼話，真能氣死人！從那以後，我再也不想這回事羅！哼！庄稼人，心眼兒窄，處處怕吃虧，好事也辦不成。

“現在剛并了社，底墊小，今年到底有多大收入，群眾還不摸底兒，一上手就往外掏錢，那更不會干，提出來准碰

釘子，誰不信就去試一試，那滋味兒我可嘗夠羅。

“就說全由縣里貸款吧，抽水機一時也買不到。等買到了再動工，時間怕來不及，一面開工一面買，買不到可怎麼辦？兩下里一個出了錯兒，責任誰能負得起！”

“昨晚上，我也是哪條道都想了想，想來想去，開牛脖子的事想到也是辦不到，還是按步就班地把桃葉子溝挖出來合算，又穩當、又增產，群眾滿意，上級還會有意見嗎？”

好傢伙！他這一套可把哪道門都給封住了。那些從昨天就不主張開的人，更有了情理，神氣也大了，接二連三地又補充了些不成理由的理由。

贊成開的人，叫老張泰這麼一“唬”，有的就順風轉舵地打了退堂鼓；我和幾個人雖然還有意見，可也一下子提不出新的問題來。

休息的時候，三個一堆五個一簇的還在議論着。

我們幾個人研究了一下：老張泰的話也不是全沒道理，抽水機的問題昨天我就沒想到。不過，那也不是沒法克服的困難呀，為什麼他想到想出去想出這麼多的理由來反對開牛脖子呢？要說群眾不願意干，為什麼俺們桃葉子溝能挖起來？同是一回事，怎麼說這回事到現在還是想到辦不到？老張泰的思想里也許又“別”上什麼勁兒了吧，一下子可戳不破它。

我們只是把這些問題又在會上提了出來。少數人說，他們也想过；多數還是同意老張泰的意見。老張泰的答复是：“空口說白話不中用，誰碰的釘子誰知道，群眾不同意，還

能强逼着干！”他又說：“这可比不了軍隊上，一个命令就行了。那一套，在咱們这儿吃不开！”——我知道这句话是对着誰說的。

我刚想用去年桃叶子挖溝的事打个比方，沒等我說完，他就把話截过去，冷笑了一声說：“那是桃叶子，这是猴兒洼，一碼是一碼！不用說群众，就連你們的大隊長——那小伙子大家是知道的吧——提起这回事来，他还有些顧慮呢，別人就更不用說了。”噢！我想：这就更不对头了，看李前昨天那股勁兒，恨不能一脚就把牛脖子踢开，要是有人顧慮他能那样嗎？老張泰从来就瞧不起撒謊的人呀！今天他这是怎么啦？

討論了半天，意見还是不一致。支委們也是說好說坏的都有，吳同志又是刚到俺們社里来，还不大了解情况，只从原則上說了几句，沒提出具体意見来。看样子，一个两个会，問題是解决不了的。乡支書提議：大家分头去跟社員們醞釀醞釀，都同意这个意見，老張泰也說：“好吧！哼！要是群众沒意見，我还能讓牛脖子等到現在嗎？”——他把那个“我”字說得特別地响。

一回到俺們村，我馬上去找李前。

小伙子正在家里計劃着：怎么能多挤出工来去挖溝，好讓桃叶子队干的活比誰都多。看他在本子上划拉的一些人名，好像連小金子他媽的譜兒都打好了呢。

我又把开牛脖子的事問起他来，他也是說：“昨天沒想

到还有抽水机的问题，要是能买到，两条沟一起挖，我怎么能不赞成！”这本来是实话嘛，怎么能算有顾虑？就说他不像昨天那样着急了吧，可是谁不知道，没有抽水机，干咋呼有什么用！

村里的人也差不多都说：要能把猴儿洼再改成水田，咱们这桃花峪可就更富了，就怕两条沟一齐挖忙不过来。

有几个“老脑筋”也知道开牛脖子好，可就是硬说开不开。他们讲：清朝的时候，皇粮庄头赵大蝎子想开没开成；二十年前，城里荀二财主也打算跟日本人合伙办什么“开拓团”，带着很多人，来了十几回，量也量了，鑽也鑽了，化了钱跑了腿，后来还是治不了。谁都开不开，咱们何苦去白费工夫。

有的还说什么“咱们只管挖桃叶子沟好了，开不开牛脖子那是桃花張家的事”。可也有很多人说：“哪块地都是大伙儿的，你们干部们怎么计划俺们就怎么干，谁要有意见，那还是他没吃够单干的苦头！”

小金子他妈也很关心这件事，一回来她就打听。提到抽水机，她忙说：“怎么样！还是人家想的周到吧！”说起老張秦的那些理由来，她可也不大赞成，不过，她又说：“是不是因为意见不一样，你就硬挑刺儿，添油加醋地破坏人家，那可不好！”

唉！她呀，没法子，平常就是这样：谁要说老張秦的怪话，她总是向着他。看起来她对我还是不够了解呀！

她可又告诉我：“听说永福老爷爷的二孙子昨天来家

了，他不是在县供销社里工作吗，不好去打听打听他，能不能买到抽水机？”这倒是个好主意。

永福老爷爷的家，住在牛脖子西坡那一片桃林里。那兒只有五六户人家，从前都是放羊的。现在社里的牛羊圈，还是安在那兒，由他們負責飼养。

我到了那兒，永福老爷爷刚吃过晚饭。老人家八十多岁了，身板兒还是那样壯实。我一进門，他就亲亲热热地拉着我的手說：“哎呀！二發，你这孩子可是稀客呀！怎么样，跟媳妇倆过得不錯吧？”

我說：“好哇！”他又說：“你怎么有工夫到这兒来了？是不是瞅空兒来看看小羊羔兒？長得可胖着呐，孩子們喂得上心，头羔都有五六斤，还有十几窩倆羔兒的呐！”老人家連說帶笑地对我把羊羔兒、牛犢兒好一頓夸奖。

我急着要找他二孙子，便把話岔过来，跟他談了談买抽水机的事。他連忙說：“哎呀呀！你昨天这时候来就好了，今兒一大清早，那孩子就蹬着車子回去了。”接着又說：“这可是件大事，耽誤了可不得了。你的工作忙，倒不出工夫来，明后天就叫我大孙子进城去打听打听，要是能买到，那可太好了！”还說：“二發，我也是多少年就打牛脖子的主意呀！这回要能亲眼看着开开它，一輩子也算称心了。”

这时候，陆陸續續地进来些人——都是每天晚上来跟永福老爷爷聊天的。我就順便又跟他們談起开牛脖子事情来。